



《四个春天》剧照

人间，值得关注的春天

徐琼

月初，纪录片《四个春天》在院线公映。这部曾获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奖和金马奖最佳纪录片、最佳剪辑2项提名的影片，排片不多，但好评不少。

导演本片的陆庆屹此前并不出名，实际上，这是他的电影处女作，而他此前拥有过的职业身份是足球运动员、酒吧歌手、出版社编辑、摄影师、矿工，等等。陆庆屹“无心插柳”成了纪录片导演，而影片从拍摄、成片、获奖到公映似乎也有些“水到渠成”的意思。此片原不是为了公映而拍摄，在后期制作团队加入之前，影片的拍摄设备只有尼康D800相机和后来添置的三脚架，全部的演职人员就是导演一家子。导演拍摄的初衷是想要记录父母的日常生活，拍成的影像资料也琐碎家常，但也许正是这种朴素却又用心的拍摄，使得最终剪辑出的作品有真实动人的特质。

与我同场观影的还有四个看上去刚退休的大妈，应该不是自己买的票，从入场到开场，她们一直在大声聊天，显然，她们是为赴闺蜜的聚会而来。我很担心她们会把电影院当成自家客厅，聊个没完。事实证明，我多虑了。开场不久，她们就安静了下来。没有冲突、悬念等故事元素，《四个春天》仍有很强的感染力，但凡有过一些生活阅历的人都很难不产生代入感——这对老夫妻可不就是我们的父母吗——也许没那么文艺，但悲伤欢喜的情绪，相聚别离的场景，都如此相似。

导演的父母是一对生活在贵州独山县一个小镇上的退休老人，育有一女二子。跟很多现代家庭一样，导演的姐姐庆伟、哥哥庆松和他自己都离开家乡漂在都市，通常只有春节才回独山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导演才有机会记录下父母以及一家人团聚的点滴，“四个春天”的片名正是来自2013至2016年的四次春节返乡。

老夫妻上了年纪，他们的活动半径已经很小，主要的生活场景就是位于小镇上的自家小院以及不远处的山野。春节将至，他们早早地熏好了腊肉腊肠，贴上了自己写的对联，磨面打糍粑，等待着“闹热”时光的到来。孩子回来了，一起说唱、吃饭、放鞭炮、郊游，然后就又到了该离开的时候，他们默默送别、轻轻叮咛、久久目送。更多时候，是老夫妻的互相陪伴。性情互补的老两口特别能找乐子，老头吹笛吹箫，自制各种乐器，老太太唱歌跳舞，不亦乐乎。你帮我剪发，我帮你染发，互相调侃，就算一人一屋各忙各的，都有岁月静好的安稳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能发现生活中的各种美好，闻得到春花香，听得见春水响。

不是没有苦难和忧愁。家里的欠债直到1995年才还清，四五十岁的儿子还没娶妻生子，更有女儿庆伟因病离世，以及老人们自身不可避免的衰老。燕去燕回，腊肠年年熏，对联年年贴，从第一个春天到第四个春天，老夫妻明显更老了，老头的走路样子一年不如一年稳健，老太太的舞步也没有原来灵活。可正如导演在FIRST青年影展上说的那样，“他们有用板砖（FIRST青年影展奖杯）拍掉生活一切苦难的勇气”。

影片在哥哥庆松弹奏的《青年友谊圆舞曲》中结束，音乐的情感流起伏伏，却始终温暖。对此，同场观影的大妈们表示很不满意，她们小声议论着：这样就结束了？大妈们了解生活，但不太适应这样的叙事方式。她们不明白，导演拍的不是故事，而是生活。生活没有结尾，就像失去女儿的老夫妻，就算再悲伤也要继续生活。在女儿去世后的春天里，他们学会了微信语音聊天，尝试养蜂，还添置了电子琴。也许正是这种不断向前的生活热情，使影片有了温度和力量，让观众看到了人间的各种值得，也使得原本日记式的个人表达有了后期制作的可能，并最终有了获奖、公映的机遇。又是新的一年，得要像老夫妻唱的那样“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”。

把两种在现实中被空间或时间分开了的形象结合在一起，用一种形象的个性特征补充另一个形象的个性特征，使之更加丰满、更加有血有肉，这是艺术形象创造中通常的手法。在这里，艺术想象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可以弥补创作者在素材占有上的缺失以及亲历感的不足。但这种结合，要基于对人物的生活背景以及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熟稔，否则就容易张冠李戴，跨越了“时代的局限性”，造成人物形象的扭曲、反常，使人物“出格”，反而失去了可信度。

视角分享

快人快语

电视剧里的语病应该不是小事吧

韩浩月

最近的热播剧《知否知否》，应是绿肥红瘦（下面简称《知否》），台词被网友挑出诸多语病。在此之前，也有《芈月传》、《杨贵妃秘史》、新版《水浒传》等古装剧，被发现有多处雷人台词。错用典故、俗语，病句以及错别字屡见不鲜，让这些古装剧作失色不少。

就《知否》被议论最多的几个语病来看，“款待不周”、“小女嫁了个好人家”是谦辞与敬辞用错了，“悉数全收”、“手上的掌上明珠”是语义重复，“满城文武”是自造生词……感觉语文老师教过的各种语法或逻辑错误，在《知否》里都能找到例子。

《知否》的语病引发讨论，是因为剧作影响大。观看的人多，“捉虫”的人自然也就多了。出品方应当感谢挑错者，正是因为喜欢，大家才愿意通过这种做法，来对该剧表达意见。出品方应该反思，这些看上去明显属于“低级失误”的有语病的台词，是如何从剧本阶段顺利到达屏幕之上与观众见面的？电视剧台词的审校环节难道压根不存在吗？

剧作是集体创作的产物，观众是受众，按理说创作者唯有水平高于观众，才能征服后者；可现在好像反过来了，大量观众可以一眼发现剧作在语文方面的硬伤，要对创作者进行一次语文教育。这不禁让人觉得，传说中“不少影视行业从业者没文化”这事难道是真的？

语病集中在古装剧，和当下不少剧作改编自网络小说有关。《知否》就是根据所谓的大IP改编的。网络大IP这些年集中于各类后宫、穿越、历史等题材，作者多是年轻人，为了赶进度，日产万言者众多，避免不了在情节上胡编乱造、在遣词造句方面马马虎虎，这是长期以来网络文学的问题所在。作者没耐心打磨作品，读者也不追求精致的阅读，再加上网络发表缺乏编校环节，于是导致大量让人匪夷所思的语病产生。剧作改编，本该是一次难得的纠错机会，但现在的电视剧、网剧的创作，也在拼速度、拼流量，在题材、剧情、人物等方面，提炼出来了看点、卖点，但却在细节方面忽略了精耕细作，尤其是台词方面，拉低了剧作的水准。

不但是剧作，其实其它领域对于语言规范化的重视也不够，各种广告标语、店面招牌、海报招贴，错别字层出不穷，有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。在自媒体时代，一些充斥着似是而非的信息以及常识谬误、语病与错别字的文章，时有出笼。这些文章多是作者东拼西凑而成，一旦出现在各类APP里，每时每刻都在拉低公众的阅读审美能力。文章不再是文章，作品不再是作品，它们有了一个时髦的名字叫“信息流”。电视剧里的语病，只不过是各种平台、载体、渠道语病泛滥的集中体现。如此种种语病汇聚，久而久之会对规范化的语言造成很大的冲击力。

所以，不能把发生在电视剧里的语病当成一件小事，更不能将之当成一种饭后茶余的娱乐一笑了之。

艺谭语丝

司马雪

三江艺谭

责编乐建中 美编严勇杰
2019年1月20日 星期日 照排张婧

投稿邮箱: jz@cmb.com.cn